

大专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

下册

ZHONGGUO
GUDAIWENXUE
ZHONGGUOWENHUA

大专文科教材

中国 古代 文学

下 册

河南教育出版社

顾问：王宽行 李春祥
主编：连 波
编委：赵炳耀 孙顺霖
廖高群 田 璞

大专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

下 册

连波主编

责任编辑 王笑波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驻马店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65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90 册

统一书号10356·10 定价2.90元

目 录

第六编 元代文学	
概述	(3)
第一章 元代杂剧	(8)
作品选注	(53)
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	(53)
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	(59)
第三章 南戏	(66)
作品选注	(71)
高 明：琵琶记〔糟糠自厌〕	(71)
第三章 元代散曲	(76)
作品选注	(83)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83)
般涉调·耍孩儿〔借马〕	(83)
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85)
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86)
张可久：卖花声〔怀古二首〕	(89)
无名氏：醉太平	(90)
第四章 元代诗文	(92)
作品选注	(99)
刘 因：观梅有感	(99)

赵孟頫：岳鄂王墓	(99)
萨都刺：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	(100)
[紫塞风高弓力强]	(100)
王冕：劲草行	(101)

第七编 明代文学

概 述	(105)
第一章 《三国演义》	(110)
作品选注	(120)
罗贯中：失街亭	(120)
第二章 《水浒传》	(135)
作品选注	(146)
施耐庵：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146)
第三章 《西游记》	(156)
作品选注	(165)
吴承恩：孙悟空大闹天宫	(165)
第四章 明代的拟话本	(181)
作品选注	(188)
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188)
第五章 明代戏曲	(209)
作品选注	(218)
汤显祖：牡丹亭 [惊梦·游园]	(218)
第六章 明代诗文	(235)
作品选注	(245)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245)
刘基：卖柑者言	(248)
高启：养蚕词	(250)

于 谦：石灰吟	(251)
王 磐：朝天子〔咏喇叭〕	(252)
李梦阳：石将军战场歌	(252)
何景明：易水行	(256)
李攀龙：初春元美席上赠茂秦	(257)
王世贞：登太白楼	(258)
宋 宰：臣：报刘一丈书	(258)
归有光：项脊轩志	(261)
马中锡：中山狼传	(264)
袁宏道：满井游记	(274)
张 溥：五人墓碑记	(277)
陈子龙：小车行	(281)

第八编 清代文学

概述	(285)
第一章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及其他小说	(290)
作品选注	(317)
蒲松龄：席方平	(317)
促织	(321)
吴敬梓：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325)
第二章 《红楼梦》	(338)
作品选注	(354)
曹雪芹：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354)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361)
第三章 《桃花扇》及其他戏曲作品	(366)
作品选注	(376)
孔尚任：桃花扇〔却奁〕	(376)

第四章 清代诗文	(382)
作品选注	(398)
吴伟业：圆圆曲	(398)
顾炎武：海上〔自入空山海气侵〕	(401)
精卫	(402)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403)
方苞：狱中杂记（节选）	(408)
袁枚：祭妹文	(417)
姚鼐：登泰山记	(421)
龚自珍：咏史	(424)
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425)
病梅馆记	(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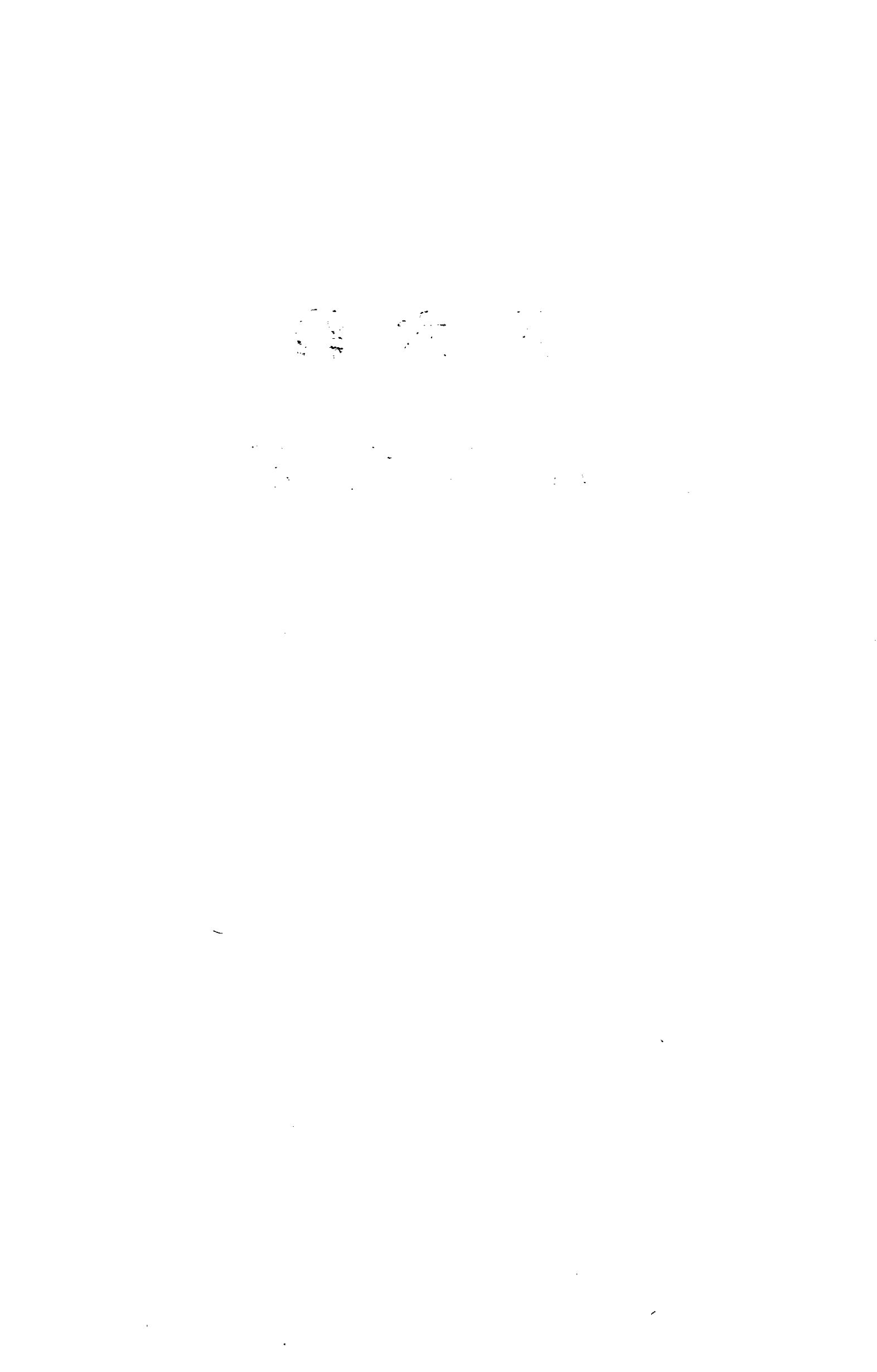
附编 近代文学

概述	(431)
第一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家	(435)
作品选注	(443)
黄遵宪：哀旅顺	(443)
书愤〔一自珠崖弃〕	(444)
夜起	(445)
康有为：秋登越王台	(446)
出都留别诸公	(447)
谭嗣同：狱中题壁	(448)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449)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	(456)
作品选注	(462)
章炳麟：《革命军》序	(462)

秋 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465)
满江红……………	(466)
林觉民：绝笔书……………	(467)
第三章 四大谴责小说……………	(472)
作品选注……………	(484)
李宝嘉：制台见洋人……………	(484)
第四章 近代戏剧……………	(494)
附 阅读参考书目……………	(500)

第六编

元代文学



概　　述

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忽必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灭掉南宋，建立了控制整个中国、地跨欧亚两洲的元帝国，从而结束了三百多年来国内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元代社会是以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特点的。蒙古贵族在征服金、宋的过程中，大肆屠杀人民，同时还到处掳掠人口作奴隶，《元史·张雄飞传》记载：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专有一条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他们利用兵权，恣行俘虏人民为家奴或近乎奴隶的“驱丁”。另一方面则大规模地掠夺土地，变耕地为牧场，以落后的游牧生活破坏和代替农业生产，如当时赵天麟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这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畜牧民族所需要的只是牧场，而广大无人居的荒野对于牧场是一种主要条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郭沫若译本)只是到元世祖之后，才逐步重视、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元朝的统治始终贯串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元世祖统一中国后，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最贵，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次之，汉人(包括北方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等)又次之，南人(原南宋政权下统属的汉人)最贱。他们在法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如蒙古人打死

汉人，只断罚出征，而汉人打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处以死刑。各级官府“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百官志》）。汉人绝对不能担任参预军机、投充宫庭宿卫或担任管理军政和武器的官吏。又规定汉人、南人不许藏兵器、田猎、习武、养马、聚众祈祷、迎神赛社等，甚至不准集市买卖。并设“里甲”制，编二十家为甲，以蒙古人为甲主，以监视人民；而甲主极为贪暴，“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当时处在社会底层的，是以汉族农民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而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各族上层分子，则构成了残酷压在他们头上的黑暗政治力量。伴随着民族压迫的，是阶级压迫的深化，权豪势要横行，贪官污吏当道，冤狱累累，政治黑暗。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到处都燃起了反抗斗争的火焰，人民起义的烈火此伏彼起，到了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终于爆发了以红巾军为主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这就是元代文学，特别是元杂剧所由产生的现实生活土壤，也是它所反映的主要社会现实。

利用宗教进行思想统治，是元蒙社会的一大特点。当时各种宗教都得到传播，而尤以佛教与道教为盛行。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统计，当时佛教寺院为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个，僧尼二十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许多僧人公开参预政治活动，如《元史·释志传》载：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而道教也支派繁多，流行颇广，他们宣扬“忍耻含垢，苦己利人”、“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调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人民斗争意志为事。这些宗教思想也对元代文学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在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

元代前期，废止了唐、宋的科举制度，由蒙古人和色目人中的贵族、军人担任重要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并且对汉族知识分子也同样杀戮或掳掠作奴隶。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大多数人都和劳动人民一样过着十分贫寒的生活，处境困苦，备受歧视和迫害，于是一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的文人就和民间艺人结合起来，组成书会，形成元杂剧的主要创作力量。由于这些人身处社会下层，和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关，深深体会到人民的痛苦，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所以能在作品中深刻反映元代黑暗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矛盾，写出人民的哀怨、愤怒和斗争精神。

元王朝统治整个中国之后，在中原和江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影响下，逐渐认识到农业的重要，并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元王朝为了满足统治者生活享乐和军事、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需要，在各地设置了许多手工业作坊，从全国劫掠了数十万工匠在作坊中进行半奴隶式的劳动，使手工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加之当时陆路、海路的中外交通都相当方便，中外贸易比较发达，而城市又是各种物品生产、分配、贸易、消费的集散地，于是形成了大城市的繁荣。《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述和元杂剧、散曲中所反映的大都、杭州等城市的繁盛情况，即可见其一斑。这就形成了元代杂剧和南戏发展的物质基础。

在这样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元代文学，是以元曲作为时代标志的。所谓“元曲”，实际上包括元代戏曲和散曲，它是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兴文学。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元曲是前代、特别是对唐宋金时期民间俗谣俚歌、讲唱文学以及表演艺术、音乐的继承和发展，傀儡戏与影戏、赚词与鼓子词、宋金杂剧与院本、

诸宫调等都是元杂剧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从横的方面看，元曲又是在元代社会这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奇葩。城市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儒家的传统思想的削弱，社会意识与生活习惯的变化等，都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条件，于是从民间成长起来、为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杂剧和散曲，就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而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元曲、特别是元杂剧的作者多是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微的知识分子和艺人，书会就是他们的组织形式和聚会创作的处所。正是在这里产生了《窦娥冤》、《西厢记》等杰出作品和涌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伟大作家。也正是这些作家，把元杂剧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前期的元杂剧创作、演出活动以大都为中心，它的作者大多是北方人，它的语言和音乐也都是北方的，所以称为“北曲”。大德以后，元杂剧的发展逐渐以杭州为中心，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其他多种原因，元杂剧逐渐衰落，原为温州一带地方剧种的南戏却代之而起，日趋繁盛，成为明、清传奇的前驱。

散曲包括小令与套数。对戏剧来说，它们是只供清唱不能表演的歌曲；对诗文来说，散曲则是一种较为通俗、与戏剧的关系较为密切的新兴诗体。元代散曲和杂剧的发展一样，也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总的来说，前期散曲更多地表现着民间文学的本色：运用口语，不避俚俗、清新、活泼、鲜明、泼辣；而后期则趋向典雅工巧，带有形式主义倾向了。元代散曲的题材范围，主要有男女爱情、离情别绪，登临凭吊、感伤咏怀，诗酒隐逸、四时节令、风花雪月等，而歌颂隐逸生活表现消极避世思想可以说是元代特别突出的现象，这与元代长期废科举、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仕途绝望、少数做官的又往往由于民族压迫而遭受猜忌、压抑和排挤是

有关系的。

元代诗文多是统治阶级怡情遣兴、酬世赠答之作，既缺少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又缺少真挚、深厚的思想情感，内容较为空虚。在艺术形式上也大抵承袭前代，宗唐仿宋，跳不出唐、宋诸大家的圈子，没有多少新的创造。所以总的成就远不能和杂剧、散曲相比。只有元初的刘因、元末的王冕、以及中期的少数民族作家萨都刺较有特色。而元代人自己所夸耀的诗文“全盛”时期的延祐年间，还有被称为“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也都没有什么出色的作品。

至于元代白话小说，则多为宋代话本的继承，在《清平山堂话本》及“三言”中，保存着一些属于元人的作品，但很难确指为哪几篇。

第一章 元代杂剧

元代杂剧的兴盛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背景，而且有十分长远的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渊源。戏曲是综合艺术，它的孕育、萌芽、发展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远古时期反映农牧业生产的歌舞和奴隶社会盛行的巫风，都已包含了萌芽状态的戏剧因素。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俳优，在其滑稽幽默的语言行动中，可以看到喜剧的最初因素。汉代以竞技为主的角觝（即“百戏”）中，也已包括了一些如《东海黄公》一类带有故事的戏剧演出，汉魏以来流行于民间的清调、平调、杂舞、杂曲，对后来戏曲中的歌舞、音乐也有一定影响。南北朝时更出现了“拨头”、“代面”、“踏摇娘”、“参军”等具有一定故事内容的表演形式。唐与宋金是我国戏曲的形成时期，唐代随着音乐声律（特别是“燕乐”宫调）、舞蹈的发展和“参军戏”等表演形式的进步，加之城市中较为集中的游艺场所的出现，已经产生了包括乐、舞、歌、演、白等多种艺术因素又具有较强故事性的演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杂剧和金院本，实际上已是一种简单的戏剧。宋、金说唱文学中的赚词、鼓子词，特别是诸宫调，则在唱词与说白相结合、按宫调声律安排曲调等方面，对元杂剧的联套等起了重要借鉴作用。而宋、金技艺中的影戏与傀儡戏，也在演唱与表演艺术及戏剧故事的真实生动上，对元代戏曲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元代戏曲是继承了

前代戏剧表演艺术与说唱艺术两大因素，综合发展而成的一种文艺体制，而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在为戏曲准备故事内容、提供人们熟知的人物形象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

元代可以说是杂剧的黄金时代和全盛期。明初朱权编的《太和正音谱》所载元代杂剧，总数达五百六十六种之多，这还只限于他自己见到的，参之以钟嗣成《录鬼簿》、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有剧目可考的作品近六百种，杂剧作家有名字可考者约为一百人。在十三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短短几十年中，产生了这么多的杂剧作家和作品，其繁荣盛况是不难想见的。

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上所述，戏曲艺术孕育、形成的过程说明，表演艺术与说唱艺术本身的历史发展及其融合，特别是已有四、五个角色、能演出以滑稽讽刺为主的简单故事的宋金杂剧，与能按“宫调”的类别组织成套曲调以演唱长篇故事的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使歌曲、宾白、舞蹈动作融于一炉的成熟戏曲形式的出现，已经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所以，元杂剧是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光辉丰硕而又极其自然的成果。

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大都市的繁荣，是元杂剧兴盛的社会物质条件。元代由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欧亚交通的畅开，海运和漕运的沟通，中外贸易的发达，所以沿海与内地都有许多繁华的都市，如南方的广州、泉州、温州、杭州、苏州；北方的大都（今北京）、太原、平阳（今临汾）、京兆（今西安）、汴梁（今开封）、彰德（今安阳）、涿州、等地，工商业都很繁盛。而北方的大都与南方的杭州尤为突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描述大都盛况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